

回指语的指称功能和表情功能

张俊¹, 孟静², 苗兴伟³

(1.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2.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 300130; 3. 山东大学,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文章对名词性短语充当语篇回指语的指称功能和表情功能从认知和语用角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章指出, 语篇回指语在实现其指称功能时受客观因素制约, 体现出可及性、依附性和预设性。而回指语的表情功能强调了说话人指称策略选择的主体作用, 这一功能的实现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向, 往往是对指称词语的有标记地使用。

[关键词] 回指语; 指称功能; 表情功能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9477(2009)01 - 0099 - 03

一、语篇回指的概念基础

关于语篇回指 (discourse anaphora resolution), Crystal(1997) 定义为“语法描写中用来指一个语言单位从先前某个已表达的单位 and 意义 (先行词) 得出自身释义的过程和结果”。之后, 许(2000) 把它界定为“一个 (往往是简略的) 语言表达式用来指代同一篇章中 (通常是上文已出现过的, 但也不排除是下文中的) 另一个语言表达式所表达的事物或意义”。比较两个概念, 我们认为, 相同点是两者都以确认 (resolution) 为出发点, 不同点是前者是以回指语对先行词的依附关系为视角, 而后的视角似乎兼顾了说话人做出的回指策略选择。本文的探讨以后者为概念基础, 因为我们认为, 回指语在回指先行词的过程中, 既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 同时也有说话人的主动构建因素发挥作用, 即回指语具有双重功能: 指称功能和表情功能。

一般说来, 回指有先行语 (antecedent) 和回指语 (anaphora) 两部分组成。许(2004) 根据先行语的不同形态和句法特征, 将回指分为八大类: 名词性回指 (包括名词回指和名词短语回指)、动词性回指 (包括动词回指和动词短语回指)、形容词性回指、副词性回指、句子性回指 (包括小句回指和语段回指)。我们的讨论将围绕着重名词性回指来进行, 这主要是因为名词性回指在理论语言学中最为普遍, 如 Reinhart (1999: 20) 所言“在理论语言学中, 回指这个术语最常见的用法是指两个名词短语被赋予相同的指称值或范围”。当然, 名词性回指还应包括具有与先行词不完全相同的指称值或范围的情形, 即“间接回指” (indirect anaphora)。Quirk et al (1985) 认为回指可分为直接回指 (direct anaphora) 和间接回指。直接回指指的是回指语与先行语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指关系 (co-reference); 而间接回指中的回指语与先行语之间的互指关系不明显, 必须通过间接推理才能确立。例如:

(1) John bought a bicycle, but when he rode it one of the wheels came off. (Quirk et al, 1985)

例(1)中, it 与 a bicycle 互指, 是直接回指; 而 the wheels 与 a bicycle 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常识 (Bicycles must have wheels) 进行推理才能确立, 所以被称为间接回指。

Huang (2000: 249) 通过对间接回指的进一步研究, 归纳出它的三种常见特征: (1) 回指成分通常是一个有定名词短语 (definite NP), 而先行成分通常是一个无定名词短语。回指成分必须出现在适当的先行成

分构成的场景中; (2) 回指成分与先行成分之间有某种语义或语用关联; (3) 回指成分与先行成分之间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互指关系, 相反, 它们之间的关联是通过某种语用推理建立起来的。我们认同的间接回指以符合黄(2000) 归纳的三个特点为依据。

概括起来讲, 本文探讨用于直接或间接回指的名词性指称词语 (包括专有名词、有定描述语、指示词语、代词及零形代词)——即“语篇回指语”的指称功能和表情功能。

二、语篇回指的认知阐释

语篇理解是一个心理认知加工过程, 语篇指称的理解也应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考虑。从来源上进行划分, 指称词语所指称的语篇实体存在于三种不同的语境中, 即交际双方头脑中的百科知识语境 (general knowledge context)、话语活动的有形交际语境 (physical context) 以及上文语境 (linguistic context) (Ariel, 1990)。但从心理认知角度看, 指称词语与任何一种语境中的语篇实体之间建立起的指称关系, 都是通过交际双方在各自大脑中建立起的心理实体来完成的。

无论是会话语篇还是书面语篇, 都是一个由交际双方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 (Coulthard, 1977, 1994; Widdowson, 1984)。在这一互动过程中, 交际双方共同建构一个“语篇世界” (discourse world) 或“语篇模型” (discourse model), 也有的称作“心理模型” (mental model), 而作为成品的语篇只不过是这一互动过程在语言中被现实化的结果 (苗, 2001)。在具体的语篇中, 指称及其指称的语篇实体均体现为各种指称性词语, 如专有名词、有定名词、代词及零形代词等。当同一语篇中具有指称功能的语言成分共同指代语篇世界中的某一实体时, 这些语言成分之间便构成共指关系 (co-reference)。从这个意义上讲, 语篇回指不是某一语言成分来指代另一语言成分, 而是“具有指代功能的语言成分共同指代语篇世界中的某一实体” (McCarthy, 1994: 268)。

语篇世界, 可以看作是现实世界或非现实世界的心理表征 (Brown & Yule, 1983: 206), 而语篇指称, 不论其指称的实体属于三个不同认知语境中的哪一个, 都是一个心理实体, 都是某个有形实体或抽象概念在头脑中的心理表征。因此, 回指确认过程可以理解为, 首先是先行词在大脑情景记忆中为某实体进行登记并建立该实体的心理表征档案, 然后回指语在大脑的情

景记忆中寻找并打开已建立的有关同一实体的心理表征档案,在档案中为该实体添加并储存新的信息。

三、回指语两大功能的属性解析

1. 回指语的指称功能

语篇世界理论(苗,2001)说明,回指语虽然在形式上是对先行语的回指,但其实质是与先行语一起对语篇世界中同一实体的共指。这种共指关系在回指确认过程中决定了回指语的一些特征。

特征一、可及性 充当回指语的不同名词性短语在确认过程中具有程度不同的可及性。Ariel (1990: 17) 研究发现,将指称词语视为可及性标示语,可以按照可及性程度进一步分为三大类:(1) 那些最初用于指称百科知识语境中某个实体的指称词语,如专有名词和有定描述语,是低可及性标示语;(2) 那些最初用于指称有形语境中某个实体的指称词语,如指示词语,是中可及性标示语;(3) 那些只用于指称语篇语境中某个实体的指称词语,如代词及其零形式,是高可及性标示语。她通过英语语料证明了这些划分的真实存在。许(2004)通过大量的汉语语料分析,对 Ariel 的结论进行了修订,认为在汉语中,零形代词、反身代词和出现在主语/主题位置上的代词和指示代词是高可及性标示语,出现在其他位置上的代词和指示词语是中可及性标示语,而专有名词和有定描述语是低可及性标示语。

特征二、依附性 充当回指语的不同名词性短语在确认过程中存在着对先行语不同程度的依附性。我们认为,零形代词依附性最高,代词和反身代词其次,有定描述语和专有名词最低。其实,这一特征是对可及性特征的另一视角的解释,很容易通过自然语言中的误解现象予以证实。例如:

(2)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之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

(罗贯中《三国演义》)

文中的回指语“缚”后的零形代词“Ø”是依附性最高的,其后文中“杀”后的代词“之”,也属于高依附性,它们的指称意义都不同程度地依附于文中的先行语“一猪”。可惜偷听他们谈话的曹操和陈宫,因为不是从头开始的,也因为不清楚对方谈话的现场,更因为没有从说话人角度思考,其结果是没有获取他们谈话的先行语,误以为这里的零形代词“Ø”和代词“之”指称的是“曹操”,最终酿成了不应有的悲剧。如果把回指语由零形代词“Ø”换成对先行语依附性较低的有定名词短语,比如“猪”,这个悲剧也就可以避免了,这也说明低可及性标示语的指称意义对回指语的依赖性会小一些。

特征三、预设性 回指语与先行语就语篇世界意义上的共指关系还决定了回指语对先行语的预设性。一个语言成分能否在语篇世界中确立语篇指称取决于其所指对象在语篇世界中的存在与否。发话者可以通过存现结构来断言某一语篇实体的存在,但是用这种方式将语篇实体引入语篇世界有时会使语篇显得冗赘。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发话者是以预设的方式直接确立语篇指称的。也就是说,如果发话者在语篇中预设了某一实体存在于语篇世界中,那么发话者可以用一个相应的指代形式来确立语篇指称。在有些情况下,发话者可以通过指代形式本身来传达预设信息,如有定名词和代词不但预设了某一语篇实体的存在,而且还预设了所指对象的身份已被确定或认同。在另一些情况下,发话者也可通过命题态度来传达存在预设(苗,2001)。

正是由于回指语的预设性使得间接回指可以通过

读者的语用推理得以被理解。所谓间接指称,无非是先行语与回指语的不完全对应,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关联,从语义角度看,两者关系大致归纳为:整体与部分关系照应、原因与结果关系照应或者具称与概说关系照应等。例如:

(3) We went into the restaurant. The waiter refused to serve us the menu. (整体与部分关系照应)

(4) My high jump was a new record. I won the champion. (原因与结果关系照应)

(5) I practic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every morning. The whole stupid business bored me. (具称与概说关系照应)

从例(3)中,可以看出回指语 the waiter 预设了自身为先行语 the restaurant 的一部分;例(4)中,第二句的回指语 the champion 预设了自身是先行语的结果,即 the champion 之所以获得,是由于“先行信息”My high jump was a new record 产生的结果;例(5)中的回指语 the whole stupid business 预设了某一具体活动的存在,是对先行语 I practic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every morning 所作的抽象概括。

2. 回指语的表情功能

回指语在实现指称功能中所体现出来的可及性、依附性及预设性,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对这些属性的践踏(violation),在言语交流中就必然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失败,付出相应的代价。但语言作为自我表达的载体,语言指称手段的使用不仅受客观因素“指称功能”的限制,同时也满足着说话人或者作者主动构建其思想情感的需要,即体现着回指语的“表情功能”。

Langacker(2002)认为,语篇指称现象是概念表征性的,一个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包含一组感知的观念实体,认知主体通常先感知某个实体,然后再通过这个实体来对观念结构中的其他实体进行定位或解释。这个首先感知的实体被称为概念参照点(conceptual reference point),而这个概念结构称为这个参照点的领地(domain)。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强调了说话人或作者在指称表达上的主体地位,回指语对不同名词性指称词语的选择体现着说话人或作者的表情需要。回指语在实现其表情功能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特性。

特征一、意向性 Jaszczołt(2001)认为指称词语的编码信息中包含着说话者向听话者表达的指称对象显著程度的意向。我们认为,作为回指语的指称词语,其中信息还包含着说话者的其他意向,比如向听话者表达对指称对象独特认识的意向。指称词语的这种意向性,附属于指称词语的表情功能,是表情功能的一个特性,近似于 Schiffrin(1992)提出的主题性,即着眼于交际过程中的说话人对话语的理解或相互影响。在自然对话中,不同说话人对同一客体所选择的不同的指称词语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例如:

(6) Attorney: You didn't tell us, Doctor, whether you determined the baby as alive or dead. Did you?

Doctor: The fetus had no signs of life.

(王义娜,2006)

这是一段律师与医生的法庭对话。当指控医生违法堕胎时,律师选择了 The baby 这个凸现实体生命度的指称手段。但医生对同一实体的回指,并没有以上文的先行指称词语为参照,选择形式简略的代词指称语 he/she/it 继续话题,而是脱离律师设定的指称参照领地,使用了 the fetus 这一描述性指称语。这一选择凸现了所指实体低生命度的一面,从而驳斥了对方,申明了

自己的态度意图,是医生自我情感的反映。

特征二、有标记性 回指语的指称功能受客观因素的制约,Ariel的可及性理论及许的回指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英语和汉语中无标记的名词性指称词语的使用情况。而回指语的表情功能更多地体现说话人或作者的主动构建作用,自然语言中对名词性指称词语的选择往往呈现出有标记的特点。例如:

(7) 袭人推他(指黛玉,当时汉语中的无“她”)道:“林姑娘你闹什么?我们一个丫头,姑娘只是混说。”黛玉笑道:“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

(曹雪琴等《红楼梦》)

节选的一段话中,袭人对自己的指称用词选择了“我们一个丫头”,这是一个有标记的用法,无标记用法应该是“我一个丫头”。我们认为,这个回指语的选择表达了袭人复杂的思想情感。首先,她要拉开与黛玉的心理距离,有效制止黛玉对她的“奚落”,尽管黛玉的“奚落”毫无恶意,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姑娘和丫头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正常情况下双方该恪守自己的身份,所以袭人的这一招的言外之力是很大的。其次,她也不想把两人的心理距离拉的过大,毕竟两人由于“特殊”的关系而平日里相处地不错,“我们”中包含着对两人较近关系的一种认同。通过下文黛玉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袭人的指称选择是成功的,发挥了预期的作用,黛玉对她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

任何语言表达都奠定在一定的视角之上,指称表达也不例外。在书面表述复杂场景时这种概念参照点的变换是一种常见的手段,这涉及到对指称词语的有效选择问题。试比较下面两个例句:

(8) 贾政(X1)见他母亲(Y1)来了,Ø(X2)又急又痛,Ø(X3)连忙迎接出来,Ø(X4)只见贾母(Y2)扶着丫头(Z1),Ø(Y3)喘吁吁的走来,贾政(X5)上前躬身赔笑道……

(9) 宝钗(X1)听说,Ø(X2)便知道是Ø(Y1)怕他(X3)多心,Ø(Y2)用话相拦袭人(Z1),Ø(X4)因心中暗暗想道:……

(曹雪琴等《红楼梦》)

例(8)和例(9)都是复杂场景的书面表达,都运用了概念参照点的转换这一写作手法。所不同的是例(8)对这一手段的运用是无标记的,在经历了概念参照点由“贾政—他母亲—贾政”的转换后,重新使用专有名词“贾政”进行回指,表述清晰明了,自然流畅。而例(9)对这一手段的使用却是有标记的,这句话的概念参照点由

“宝钗—Ø(宝钗)—Ø(宝钗)”转换后,却没有选择专有名词“宝钗”进行回指,而是选则了零行代词。另外,全句中对宝玉的指称一律都采用了零形代词,这也不符合常理,属于有标记用法。这两个无标记用法无形中渲染了宝钗的内心活动,与文中的“心中暗暗想道”形成默契,显示了作者对人物塑造的深厚功力。

四、小结

本文对名词性短语充当语篇回指语的指称功能和表情功能从认知和语用角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章指出,语篇回指语在实现其指称功能时受客观因素制约,体现了出可及性、依附性和预设性。而回指语的表情功能强调了说话人的指称策略选择的主体作用,这一功能的实现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向,往往是对指称词语的有标记地使用。

[参考文献]

- [1] Ariel, M. Accessing Noun - phrase Antecedents[M]. London: Rout - ledge,1990.
- [2] Brown, G. & G. Yule. Discourse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4] Huang, Yan. Anaphora: A Cross Linguistic Stud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5 - 51.
- [5]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2nd ED)[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6]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1985.
- [7]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Beijing: FLTR Press, 2001.
- [8] 苗兴伟. 语篇照应的动态分析[J]. 外语教学, 2001, (6): 17 - 21.
- [9] 王义娜. 指称的概念参照视点——认知语篇学的探索[D].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6.
- [10] 许余龙. 篇章回指的功能语用探索[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11] 许余龙. 英汉指称词语表达的及可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5): 321 - 328.
- [12] 项成东. 间接照应及其认知推理.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2): 5 - 8.

[责任编辑:陶爱新]

Analysis on anaphor's referring and expressive functions

ZHANG Jun¹, MENG Jing², MIAO Xing - wei³

(1.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2.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000, China; 3. Shang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discourse anaphora formed with N - phr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and pragmatics. It attributes referring and expressive functions to discourse anaphora. In course of realizing referring function, anaphora employs properties like accessibility, dependability and presupposability. While realizing expressive function, anaphora embraces the speaker's intension and markedness.

Key words: discourse anaphora; referring function; expressive function